

朱子文集
六





集 文 子 朱

(六)

撰 嘉 朱

朱子文集卷之九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廡。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浼己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無不爲己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槩。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不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任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旣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二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其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幻。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

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閒，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勝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弊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慮。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

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
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旣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

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袁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旣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旣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旣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

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棡。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

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旣立溪濂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旣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

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耶。旣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臥龍庵記

臥龍庵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

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庵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慷慨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閒以行田始得至焉。則庵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髣髴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壇廢壤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夔絕。非車塵馬迹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絨。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庵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閒。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游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心快目焉。於是歲適大禋。因勝之曰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尙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會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侷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尙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益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伍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閒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以金而不以穀其

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己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整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乎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業。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陜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莠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卽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值大祲。奸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厰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卽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旣沒。官吏之職其事者。

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而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稅糠居半。而償以精粳。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慄慄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卽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旣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蚤同師門。游好甚篤。旣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旣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訾警。而訖不能以相誚。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公。今日之法。有以守而

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後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閒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閒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閒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閒繚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旣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

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惟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概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願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於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稟。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

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屢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奸。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纘。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捐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尙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不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